

關於印順導師淨土思想之詮釋

釋長慈

福嚴佛學院第九屆

目 次

一、前言

二、有關阿彌陀佛起源說之抉擇

三、關於完整的淨土信行與偏向的對治

四、易行道與淨土信行實踐之意義

五、結語

一、前言

民國四十年，導師在香港弘講的《淨土新論》及四十二年在台灣弘講的《念佛淺說》，在台灣的佛教界中引起了部分淨土行者們的不認同，傳說《念佛淺說》被少數教徒所焚毀，¹這樣的傳說雖只是傳說，但從中可見導師的淨土思想與傳統的淨土思想有著一段很大的差距。思想的不同並不意味著一定是相互敵視，然對於不同的看法，以焚毀的方式來對待，這應是把導師的淨土思想視為魔說，因而深惡痛絕。

細讀導師有關淨土的文章，覺得這只是將久已不被淨土行者所重視的淨土思想重新再顯揚，並無否定淨土的意思。導師在《淨土新論》中說：

淨土為大小乘人所共仰共趨的理想界，如天台、賢首、唯識、三論以及禪宗，都可以修淨土行，宏揚淨土。這是佛教的共同傾向，決非一派人的事情。²

此外導師又說：

淨土思想與大乘佛教，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淨土的信仰，不可誹撥；離淨土就無大乘，淨土是契合乎大乘思想的。但如何修淨土？如何實現淨土？還得審慎的研究！³

導師對淨土思想是讚揚的，這樣立場非常清楚！並且主張淨土是佛弟子們

¹ 導師在〈〈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讀後〉一文中自述：「《念佛淺說》，是四十二年冬，在彌陀佛七法會中所講，由人記錄下來的。《念佛淺說》中說：『照著經論的意趣說，不敢抹煞，也不敢強調。…並沒有貶低淨土法門的價值』。彌陀誕以後，『漫天風雨』，『在我平凡的一生中，成為最不平凡的一年』。『年底年初，傳播的謠言，也越來越多。有的說：印順被捕了。有的說：拘禁了三天（最近還有雜誌，說到我被拘）。有的說：…』。傳說《念佛淺說》被『少數教徒』焚毀，也就是那個時候。江文以為：『少數教徒，即指大名鼎鼎的李炳南先生』，那是傳說中的『少數教徒』，又轉而成為一人了。那時的流言、傳說非常多，傳說是越說越多的；傳說就是傳說，是不用過分重視的。」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五冊，p.102~103。

²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妙雲集》第十七冊，新竹，正聞，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初版；民國八十九年新版一刷，p.2。

³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5。

共同的必修課題，更是大乘佛法的必修課題。然究竟是什麼樣的內容引起傳統淨土行者的不認同？曾經來台訪問導師的藤吉慈海教授說到了兩個原因：一是導師提到了阿彌陀佛之淨土信仰與婆羅門教的太陽崇拜有關；另一則是導師指出稱名與念佛雖簡單易行，但大乘菩薩的捨身度眾悲願大行也因而被忽略了。⁴另外，楊惠南先生認為除了上述兩點之外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原因：一是派系的紛爭，因導師的《淨土新論》中有些觀點是依太虛大師的思想而做的發揮，太虛大師是改革派，因此保守的一方必然不認同導師；另一則是導師強調佛法中除了「往生淨土」之外，還有不同的「人間淨土」與「創造淨土」。⁵探求導師的淨土思想，筆者以為導師絕對是讚同淨土的；只是對於如何修淨土、如何實現淨土等，認為這些都還有值得研究的空間。

傳統淨土行者對導師的不滿是已經存在的事實，但彼此之間的鴻溝應該是可以漸漸地化解，此中所必須要先釐清的是：傳統的淨土行者對於導師的淨土思想會如此的不認同，這之間那些是因認知上的差距所成？那些是因誤會而造成？導師批評傳統淨土思想的意趣為何？這些問題如果能夠釐清，相信彼此之間的心結應當可以改善。於此，筆者嘗試從導師淨土思想的探求中，以上述問題為主軸，給予這些思想適當、合理的詮釋，讓淨土行者也能夠了解導師淨土思想的意趣，藉此期望能拉近彼此的距離。有關探討導師淨土思想的相關文獻，已有楊惠南先生的〈佛在人間——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分析〉、〈臺灣佛教的「出世」性格與派系紛爭〉；

⁴ 詳見藤吉慈海著，溫金柯譯，〈印順導師的《淨土新論》——現代中國淨土教的一個剖面〉；收錄於印順導師編，《法海微波》，台北，正聞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八十二年二月四版，p.273~285。

另導師自己認為此中的原因是：「因為我以為在往生淨土以外，還有創造淨土，人間淨土。（《法海微波》，p.3。）

⁵ 參見楊惠南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台北，東大，民國八十年初版，p.209~210。另外江燦騰先生在〈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一文中列了九點導師對傳統淨土思想的批評。（參見江燦騰著，《20世紀臺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四年初版，p.404~406）

江燦騰先生的〈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思想史的探討〉等專文，這些文獻都是站在批判傳統淨土思想的立場來詮釋導師的淨土思想。然而本文的撰寫，將從導師所著之《淨土與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往生淨土論講記〉⁶、〈方便之道〉⁷等著作中，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詮釋導師的淨土思想。

二、有關阿彌陀佛起源說之抉擇

有關阿彌陀佛的淨土思想，在南北傳的阿含聖典及稍後的部派佛教論典中均未有出現，⁸因此有些學者們會問：阿彌陀佛的起源究竟為何？其實這與大乘經的起源問題是一樣的。在早期結集的傳說中，沒有聽說過「大乘經」，現在忽然廣泛的流傳出來，這是不能無疑的，不單是研究歷史的學者懷疑，就是佛教內部的聲聞部派更是予以否定。導師對此一課題的探討，可說是出發於對史實探求者的回應。

早在 1870 年 E. J. Eitel 在其所著的《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⁹中已提出阿彌陀佛的起源與摩尼教的思想有關，其後東西方學者展開種種起源說的探討，並無定論。¹⁰此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自後漢

⁶ 收錄在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一冊，台北，正聞，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初版，p.355～406。

⁷ 收錄在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二冊，台北，正聞，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初版。

⁸ 在佛經之中，言及有關淨土思想的資料，藤田宏達博士在《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中作了詳細的統計，漢譯經論 290 種，梵文經論 31 種，但從未有一部阿含部的原始經典是言及淨土思想的。參見藤田宏達著，《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東京，岩波，昭和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第一刷發行，昭和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第二刷發行，p.137～164。

⁹ E. J. Eitel, *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London, 1870, p.6～7; 2nd ed. (revised and enlarged), Hongkong, 1888, with a Chinese Index by T. Takakuwa, Tokyo, 1904, p.7～9.

另參見藤田宏達著，《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p.263。

¹⁰ 有關阿彌陀佛的起源說，主要有外來起源說和內部起源說。外來起源說是與波

的支婁迦讖三藏始至元代的真智三藏等七十五位與阿彌陀佛淨土經論有關的譯經師中，其出身大多為西域或北印度，這說明了阿彌陀佛的淨土信仰與西域和北印度這一區域有很密切的關係。¹¹

面對這種對於史實探求的現代學說，導師也從歷史的角度來回應此一問題。導師認為從《經》的內容來看，阿彌陀佛與太陽是有關係的。在《淨土與禪》中，導師指出：印度的婆羅門教中，有以太陽為崇拜對象，佛法雖本無此說，但在大乘普應眾機的過程中，太陽崇拜的思想，也就方便地含攝到阿彌陀佛中。換句話說，這其實就是太陽崇拜的淨化，攝取太陽崇拜的思想，於一切——無量佛中，引出無量光的佛名。¹²導師的這番話，表面上看來，似乎意味著阿彌陀佛的淨土信仰是不實在的，是從太陽崇拜所演化而來的，阿彌陀佛成了外道的太陽神，這樣往生淨土豈不是落空了嗎？這應是引起傳統淨土行者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這是誤會了導師的意思。不僅是傳統的淨土行者有此誤會，就連思想上認同導師的道安法師也誤會導師否認有實在的阿彌陀佛與極樂淨土，如道安法師在民國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說：

如印順法師之《淨土新論》，則否認有實在的阿彌陀佛與極樂淨土，那不過是理想中之烏托邦，彌陀乃印度之太陽神話中傳出者。¹³導師其實並沒有否認阿彌陀佛與極樂淨土的存在，這如〈念佛淺說〉中說：

極樂世界，雖你我都沒有見到，都沒有去過，然據理而論，這是完全可能的。是可能的，是佛說的，為什麼不信？¹⁴

在當時，思想上認同導師的道安法師也都有此誤會，可想見大多數的人更

斯的瑣羅斯德（Zoroaster）教有關；內部起源說有二，一是與吠陀神話有關，另一是與《長部》的《大善見王經》有關。（參見藤田宏達著，《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p.261～286。）

¹¹ 參見藤田宏達著，《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p.222～228。

¹² 參見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22～23。

¹³ 參見印順導師編，《法海微波》，p.375。

¹⁴ 參見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84。

是如此。導師這種出發於史實的探求，並非是要否定阿彌陀佛的淨土信仰，這可以從幾個面向來說明。

首先是關於對固有思想淨化的詮釋。佛法中很重要的業感輪迴思想，其實在佛陀之前的《奧義書》(UpaniSad)，就已經主張人類生命即因「業」的緣故而於輪迴中往返。這是將人類之行為，以善、惡果報之道德要求為基礎而展開輪迴轉生之思想。若是具有信念且能苦行而了知自我即是梵，則可解脫生死輪迴之束縛，而到達常住不滅之梵界，此即人生最高的唯一目標。¹⁵其實《奧義書》中關於「業」的思想，無論是傳統的一元論或新起的二元論，總是與「我」的思想相結合。或以「業」為自我所幻現——自作，或以業為我以外的動作——他作，這些都是相信由於「業」而創闢一新的環境——身心、世界，而「我」即幽囚於其中。但佛法所說的「業」並不同於此，即根本否定這樣的「我」，所以非自作，非他作，依中道的緣起，說明此生死的流轉。釋尊所說的「業」，是以緣起中道義來說明業感輪迴的思想；即從身心關涉的環境——自然、社會、身心——相互地展轉相依，從次第相續的活動中去說明，從而淨化外道的「業」說。¹⁶

此外，婆羅門教的祭祀要用三火，在《阿含經》中，佛也說供養三火，然佛所說的三火，根本火是供養父母，居家火是供養妻兒眷屬，福田火是供養沙門、婆羅門等。¹⁷除此之外，婆羅門禮拜六方，佛也說禮拜六方，然佛所說的六方，東方是親子、南方是師生、西方是夫婦、北方是朋友、下方是主從、上方是宗教師與信徒間的合理的義務。¹⁸

上來三例都是釋尊依緣起中道的實相去淨化外道思想的實例。《奧義書》以「我」為中心的業感輪迴思想，釋尊善巧地淨化它，並對業感輪迴作正確的說明，我們並不會因為這是《奧義書》原有的思想，就覺得沒有輪迴這回事。而對於婆羅門教迷妄的祭祀儀式，釋尊也巧妙地給以淨化，

¹⁵ 參見 Surendranath Dasgupta 著，林煌洲譯，《印度哲學史》(1)，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八十五年初版，p.76~81。

¹⁶ 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92。

¹⁷ 參見《雜阿含經》卷4〈93經〉，大正2，24c23~25a16。

¹⁸ 《中阿含經》卷33《善生經》，大正1，640c28~641c13。

把人類合理的生活，確立於社會的正常關係上。因此，所謂的「淨化」是將固有思想中迷妄的成份去除，導入引向正覺的思想。

導師認為阿彌陀佛與太陽是有關係的，是太陽崇拜的淨化，就好比釋尊對原本就崇拜太陽的人們說：我們佛法中也是有禮敬太陽，禮敬西方的，為什麼要禮敬太陽、禮敬西方呢？因為從是西方過十萬億國度，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而無有障礙，並有無量功德，於晝夜六時，引導眾生向於正覺…，因此禮敬太陽、禮敬西方。換句話說，這就是教導原本崇拜太陽的人們禮敬太陽、禮敬西方的深意是禮敬光明無量的阿彌陀如來，學習阿彌陀佛的萬德莊嚴，學習從因地時的發心，修集無量的功德而成就極樂世界，成就無上正覺。太陽象徵著「無量光」（amitAbha），象徵阿彌陀佛以無量光明來攝化眾生。

其次是關於「佛說」與「非佛說」的說明。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有關阿彌陀佛淨土思想的經典，與其他諸大乘經典一樣，都是在傳統聲聞佛教的傳說中不曾聽聞的，站在人間歷史的立場，是有必要交代這些大乘經是從那裡得來，又怎樣的傳出。¹⁹對於大乘經法的傳出，經中有不同情況的敘述，可分成五類：一、諸天所傳授的；二、從夢中得來的；三、從他方佛聞；四、從三昧中見佛聞法；五、自然呈現在心中。先未聞經的傳出主要是第五類因念力、陀羅尼力而自然呈現，這是定境及定慧相應境，在非宗教者看來這是幻覺一類，然在宗教領域中是有相當內容的，與偽造不同。

¹⁹ 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提到：「初期大乘經，事實上是沒有「集出」的。集——結集（saMgIti）的原語，是合誦、等誦的意思。對於流傳的佛法，經過大眾的共同審定，公認為是佛法，稱為結集。從初期大乘經所見到的，只是傳出而沒有集出；在流傳中，受到信受者的尊重而保存下來的。可以這樣說，初期大乘經，沒有同時多數人的共同審定，卻經過了先後無數人的探究與發展。初期大乘經，決不是離開傳統的部派佛教，由不僧不俗的第三集團所闡揚出來。起初是從部派佛教中，傾向於佛德、菩薩行的少數比丘，或重信，或重智，或重悲，多方面傳出，漸漸的廣大起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301～1302。

²⁰雖然這些未曾聞的經是佛弟子所傳出，是否因為不是佛金口所說，就判定為非佛說而不足為信呢？其實，對於是否為佛說，我們不能以釋尊所說的才是佛說之標準來看。「佛說」的定義，應依經、依律、依法來作判定，如《長阿含經》卷3《遊行經》中云：

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者何？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²¹

這也就是《大乘莊嚴經論》中「佛語有三相」的法則：一、入修多羅；二、顯示毘尼；三、不違法空。²²這是以佛弟子受持悟入的「佛法」為準繩，經多數人的共同審核而決定的，因此「佛說」，不能解說為「佛口親說」。由此看來，這些根源於「佛說」的大乘經典，其實代表了當時的時空下一群佛弟子契合於法的共同修行體驗。²³

從上述的說明中，可以看出導師從歷史的角度對阿彌陀佛淨土信仰的種種考察並非是要否定阿彌陀佛及極樂淨土的存在。這些與阿彌陀佛相關的經典乃至大乘經典，雖不是世尊親口所說，卻合乎「佛語具三相」的佛說準繩，代表著佛弟子的公意，因此導師說：

卓越的聖者們，經內心的體證而流露出來，集成定形文句而傳誦於佛教界，就是聖典。²⁴

因此，可以這麼說：阿彌陀佛及極樂淨土不但是有，而且是眾多佛弟子的共同體證經驗。

²⁰ 參見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民國七十年五月初版；八十三年七月七版，p.1312~1316。關於這五種傳出大乘經的方式，導師在文中有詳引經證作說明。

²¹ 《長阿含經》卷3《遊行經》，大正1，17c22~25。

²² 「佛語有三相：一者，入修多羅。二者，顯示毘尼。三者，不違法空。…違此三相，故非佛語。」《大乘莊嚴經論》卷1，大正31，591c8~10。

²³ 參見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324。

²⁴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77。

三、關於完整的淨土信行與偏向的對治

成立於中國的淨土宗（阿彌陀佛淨土信仰），由於淨宗大德們偏重稱名念佛的易行道，主張仗彌陀慈悲願力，橫超三界，十念往生，因此導師在其著作中有著許多逆耳的忠言，如《淨土新論》中說：

中國淨土宗，發展得非常特別。但知發願往生，求生淨土，而淨土從何而來，一向少加留意。一般都以為，有阿彌陀佛，有佛就有淨土，而不知阿彌陀佛，並不是發願往生而得淨土的。大乘經中，處處都說莊嚴淨土，即菩薩在因地修行時，修無量功德，去莊嚴國土，到成佛時而圓滿成就。現在只聽說往生淨土，而不聽說莊嚴淨土，豈非是偏向了！²⁵ 又如：

《觀無量壽佛經》的惡人往生，經文非常明白，是臨命終時，再沒有別的方法；確能回心向善的，這才臨終十念，即得往生。如平時或勸人平時修行念佛的，決不宜引此為滿足，自誤誤人！這譬如荒年缺糧，吃米糠也是難得希有的了。在平時，如專教人吃米糠，以大米白麵為多事，這豈不是顛倒誤人！²⁶

如果筆者是傳統淨土行者，這些話確實令人聽了不大歡喜，也確實令人反感。但平心而論，這些話的確是依著經典而說，雖然與祖師大德所說不盡相同，卻也不是空口說白話，彼此間應該還有溝通的空間。

其實導師說這番話，是愛之深、責之切，無非是想重新發掘久不被佛弟子所重視的阿彌陀佛淨土真義，希望佛教能夠健全而發揮利益眾生之大用，並非是要滅他人志氣，長自己威風。²⁷但這樣的心情卻不被大多數人所

²⁵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38。

²⁶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55。

²⁷ 導師認為：「中國人特重西方淨土，也即是重佛德而忽略了菩薩的智證大行（阿閼佛國淨土）；又忽略了現實人間淨土（彌勒淨土）的信行；這已經是偏頗的發展了。等到與藥師淨土對論，彌陀淨土，也即被誤會作「等死」「逃生」，這那裏是阿彌陀佛淨土的真義！阿彌陀佛淨土的信行者，應恢復繼承阿彌陀佛的固有精神！」（《淨土與禪》，p.32～33）

了解，楊惠南先生認為導師「把彌陀淨土看成是『逃避現實』」²⁸，並認為「印順不但讚嘆彌陀淨土，恐怕更加心儀彌勒淨土。」²⁹這樣的評斷，筆者認為有必要再重新檢討。

導師在比較彌陀淨土與彌勒淨土的不同時說道：

西方淨土，代表著佛果的究竟的清淨莊嚴，彌勒淨土代表著在五濁惡世來實現理想的淨土。也可以說：西方淨土是他方淨土，容易被誤會作逃避現實；而彌勒淨土是即此世界而為淨土。³⁰

楊惠南先生根據這一段文，論斷導師把彌陀淨土看成是「逃避現實」，因此被傳統的中國淨土宗行者所不認同。細讀這段文字的內容，導師只說「容易被誤會作逃避現實」，重點是「容易被誤會」，並不是認為西方淨土就是逃避現實。筆者早年學佛時所接觸到的就是淨土法門，學佛的朋友中被稱嘆為精進者都是一天念佛好幾千、好幾萬，但相對地也就不管世事，只是一心念佛。有的甚至精進到家庭都不管，讓子女們起了很大的反感。其實他們是有著崇高的目標，希望能夠往生極樂淨土，得不退轉，倒駕慈航，廣度眾生，但在一般人看來卻認為是「逃避現實」，筆者當時看到這樣的情形，也覺得這種寄託來生的佛教，在現實的時空之下確實是不太圓滿。

為了能夠讓淨土法門更圓滿地呈現，導師在《淨土新論》中列舉經中所說的種種淨土，一一闡述各個淨土的特色與精神，如對彌勒淨土的說明是：

彌勒人間淨土的思想，本於《阿含經》，起初是含得二方面的。但後來的佛弟子，似乎特別重視上生兜率天淨土，而忽略了實現彌勒下生的人間淨土。佛教原始的淨土特質，被忽略了，這才偏重於發展為天國的淨土，他方的淨土。所以《佛法概論》說：淨土在他方、

²⁸ 楊惠南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p.212。

²⁹ 楊惠南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p.22。此外江燦騰先生亦認為導師對彌陀淨土的種種對治是為提倡彌勒淨土。（參見江燦騰著，《20世紀臺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p.430）

³⁰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30。

天國，還不如說在此人間的好。³¹

導師在這段話中指出彌勒淨土的真義，是人間淨土的實現，一般宏揚彌勒淨土行者，都著重在往生兜率淨土，因此導師說：

一般學佛人，都知道彌勒菩薩住兜率天，有兜率淨土；而不知彌勒的淨土，實在人間。彌勒，在未成佛前，居兜率天內院，這是天國的淨化。…求生兜率淨土，目的在親近彌勒，將來好隨同彌勒一同來淨化的人間，以達到善根的成熟與解脫；不是因為兜率天如何快活。彌勒的淨土思想，起初是著重於實現人間淨土，而不是天上的。這如《彌勒下生經》所說。³²

其實求生兜率淨土的目的，還是為了將來隨同彌勒一同來淨化人間。導師的這番話，一來將彌勒淨土的真義給予闡發，二來對治了只知兜率淨土而不知彌勒淨土其實應在人間的彌勒淨土行者。所以有人把彌勒淨土的真義忘卻了，以為求生兜率比求生西方淨土還要容易，這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對於阿閼佛淨土，導師認為：

阿閼佛土，與《大般若經》、《維摩詰經》等，有密切關係，著重在菩薩的廣大修行而智證如如。³³

阿閼佛的淨土，名為妙喜世界（或稱妙樂世界），在中國是少有人知道的。阿閼義譯為不動，依《阿閼佛國經》說：「其菩薩摩訶薩，用無瞋恚故，名之為阿閼。」³⁴所謂不動，是菩薩心行的慈悲不瞋，這象徵著常住於菩提心；依般若智，證真如理，這是重於發心的智證。因此阿閼佛淨土著重在菩薩的因行，菩薩要行六度萬行、體證空寂的般若為導，這是阿閼佛淨土的真義。

圓滿的淨土信行，除了佛果功德的仰讚，也須有菩薩的智證大行，更要有實現人間淨土的使命，因此不論是以何種法門作為自己的修持，都應有這三種正確的態度，修學淨土的行者更應圓成這三種淨土信行，否則修

³¹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17。

³²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16。

³³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26。

³⁴ 《阿閼佛國經》卷 1，大正 11，752b3~4。

這個淨土，便說這個淨土殊勝、穩當、容易修，別的淨土就不如云云，諸如此類自讚排他的言語，實在不能使佛法昌明。³⁵佛法是對治有病眾生的藥，藥能治病便是好藥；如不能治病，再高貴的藥材不但不是藥，還有可能是毒。

導師對傳統淨土行所提出的這些忠言，其目的只是要糾正時弊，並提出完整的淨土信行，使佛法得以更加昌明。筆者這樣的觀點可從如下之文字再次得到印證，例如：

西方淨土，代表著佛果的究竟的清淨莊嚴，彌勒淨土代表著在五濁惡世來實現理想的淨土。也可以說：西方淨土是他方淨土，容易被誤會作逃避現實；而彌勒淨土是即此世界而為淨土。…約佛果功德的究竟圓滿說，彌勒淨土是不如彌陀淨土的；約切身處世的現實世界說，…彌勒淨土，是更切合實際的。³⁶

在這段文字中，導師從不同的角度比對地來說明西方淨土與彌勒淨土各自的殊勝處，提供淨土行者更全面的淨土思想。楊惠南先生據此文字認為導師讚嘆屬於「人間淨土」和「創造淨土」的「彌勒淨土」而貶抑彌陀淨土。³⁷筆者以為，對導師整體的淨土思想而言，楊惠南先生的這番見解並不夠精確而全面。這可從兩方面來看；從讚揚的角度來說，其實導師對彌陀淨土也是很推崇的，如說：「要理解阿彌陀佛的偉大，應從比較中去發明。」³⁸、「西方淨土，本是代表了一—無量光無量壽的永恆與福樂的圓滿，這那裏是一般所想像的那樣！」³⁹、「淨土，應以阿彌陀極樂淨土為圓滿…」

³⁵ 自讚排他的言論，如果是為了對治外道，破邪顯正，這對佛法是有正面的澄清作用；但若是同樣為佛法中的法門而讚自己的法門好，其他的法門都不如云云，這將使得佛法慢慢衰微。

³⁶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30～31。

³⁷ 參見楊惠南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p.21。

³⁸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26。

³⁹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32。

40、「...以阿彌陀佛土的行願莊嚴為究極果。」⁴¹如果導師真有意要讚彌勒而貶阿彌陀，這些話應該就不會說了；從對治的角度來說，對於彌勒淨土信行，導師也提出了對治之語，如說：「有的把這人間淨土忘卻了，剩下求生兜率淨土的思想；以為求生兜率，比求生西方淨土要來得容易，這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教說。」⁴²因此，提出關於阿彌陀淨土對治的話並不代表導師就是貶抑阿彌陀淨土。其實導師對佛教中某些思想或法門的評論，其目的不在於貶抑，而是在於糾正時弊。西方淨土在中國流行的時間長，區域廣，信仰的人多，因此由於方便適應而產生的弊病相對較多，對治的話也就多一些，然不能據此就認為導師讚彌勒而貶抑彌陀淨土。

由此可知，導師的真正用心是為了佛法的全體大用，說了一些別人不愛聽的逆耳忠言，是希望佛弟子們不要忘失了佛法的完整性。

四、易行道與淨土信行實踐之意義

中國的念佛法門，傳說是廬山慧遠大師與其弟子（十八高賢），結白蓮社念佛，成為淨土宗的濫觴。依《龍舒淨土文》卷5中關於慧遠大師的記述中所說：

遠澄心觀想，初十一年，三睹聖相，而遠沈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遠面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侍立左右，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⁴³

慧遠大師結社念佛的內容，主要是依觀想而在定中見阿彌陀佛，這正是《般舟三昧經》的法門，是重於繫心念佛。到了北魏曇鸞大師，依世親菩薩的《無量壽經優婆提舍》，著重於稱名念佛，例如說稱名能破除黑暗、能滿願等等；⁴⁴為了表示稱名即是修行的方法，在其《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

⁴⁰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74。

⁴¹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74。

⁴²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20。

⁴³ 《龍舒增廣淨土文》卷5，大正47，265c13~17

⁴⁴ 參見《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2，大正40，835b11~20。

偈註》中以實例舉出名號為陀羅尼章句，能使成為梵咒音辭之類。⁴⁵到唐代，淨宗大德光明寺善導，法照、少康等大師，都是以稱名念佛作為修學淨土的法門，不但攝化淨土行者，連小孩都來參加念佛。因此導師說：「易行道的稱念佛名，約教化的普及說，確是值得讚歎的！」⁴⁶但太著重稱念佛名的殊勝，甚至太過於強調《觀無量壽佛經》中所說的五逆十惡亦能下品往生，⁴⁷這樣大乘法的深義大行，可能就會因此而漸漸的被忽略。

每一個法門的施設，其實都有其時空、人事的需求，祖師大德們應該不會有意要忽略大乘法的深義大行，歷代的淨宗大德個個是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悲心是那麼樣的深切，其所攝化的弟子們也都深深地對他們產生永恆的懷念。然佛教在中國，經過幾個皇帝的滅佛之後是日漸凋零，而佛經的抄寫流傳不易，如果被焚毀就可能再也看不到了，因此要作義學的研究，了解大乘佛法的深義大行似乎是困難重重。也許在這樣的困境之下，為了使佛法能普遍深植民心，淨宗祖師們開始強調阿彌陀慈悲大願的接引，大力提倡稱名念佛，所以導師說：「從不得已著想，稱念佛名，到底知有三寶，也是極為難得的。」⁴⁸但換個角度來說：「從完滿的深廣的佛法說，就應該不斷的向上進步！」⁴⁹這樣的一番話，筆者認為很中肯，沒有貶責之意，若能平心靜靜地體會，對我們、對佛教都是有好處的。

南本《大般涅槃經》中有一譬喻說：

如牧牛女，為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近城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取已還家，煮用作糜，無復乳味，雖無乳味，於苦味中猶勝千倍。⁵⁰

導師以這一譬喻說明佛法的長期流傳中，集成了不同聖典，如同牛乳一樣

⁴⁵ 參見《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2，大正 40，835c6～14。

⁴⁶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64。

⁴⁷ 參見《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大正 12，346a12～26。

⁴⁸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63。

⁴⁹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63。

⁵⁰ 《大般涅槃經》卷 9，大正 12，663a6～15。

，為了多多利益眾生，不能不求適應，不能沒有方便，如想多賣幾個錢，就得加上水。這樣的不斷適應，不斷的安立方便，如同牛乳加水去賣一樣，漸漸地，佛法的真味淡了，印度的佛教也消失了！⁵¹

筆者舉這例子是想說明佛法的弘傳中，如果要普及化，則勢必要通俗、簡化、易行，然佛法的修行有其次第性與完整性，要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必須圓滿福德與智慧資糧（即圓滿波羅蜜行）；而這波羅蜜行是難行能行的大乘心行，與通俗、簡化、易行是不容易同時兼具。因此導師點出了易行道與難行道可以是先後的次第或是輾轉增上的觀念，易行道容易讓我們產生信心，信心稍微堅固了再配合著大乘廣大的難行道，如此輾轉增上，眾生從通俗、簡化、易行的法門中被接引入門，從中培養大乘心行種子。等信心成就了再教其甚深廣大的波羅蜜行，圓滿波羅蜜，究竟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這樣的輾轉增上，如同龍樹菩薩於《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中所說：

菩薩以懺悔、勸請、隨喜、迴向故，福力轉增，心調柔軟，於諸佛無量功德清淨第一，凡夫所不信而能信受；及諸大菩薩清淨大行、希有難事亦能信受。…信諸佛菩薩無量甚深清淨第一功德已，愍傷諸眾生無此功德，但以諸邪見受種種苦惱故，深生悲心。…得悲心已，作是念：是諸眾生常為貪、恚、癡所病，以身心受諸苦惱，我當拔濟，使離身心苦惱深塗，畢竟無生、老、病、死患，得住安隱涅槃樂處。是故於此苦惱眾生深悲心，以悲心故，為求隨意使得安樂。⁵²

這樣從易行道到難行道的菩薩道修行過程，確是一個很好的修行典範。因此導師在《淨土新論》中也說道：

圓滿究竟菩提，莊嚴佛國與救度眾生，是不能有所欠缺的。這樣，學佛最初下手，有此二方便：或從念佛、禮佛等下手；或從布施、持戒、忍辱等下手。後是難行道，為大悲利益眾生的苦行；前是易

⁵¹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79。

⁵² 《十住毘婆沙論》卷 6〈分別布施品〉，大正 26，49b14~c1。

行道，為善巧方便的安樂行。其實這是眾生根機的差別，在修學的過程中，是可以統一的。⁵³

易行道是善巧方便的安樂行，眾生容易產生歡喜心，進而信受奉行。其實法無勝劣，是眾生根機的差別而有不同的施設，難行道與易行道是佛法的整體，偏了一邊都是不圓滿，如只強調易行的方便，菩薩的難行能行的廣大行就容易被忽略了；如只強調難行能行的崇高理想，佛法要在這個世間流傳可能就難了。淨土是大乘佛法的精髓，正因為是最重要的思想核心，所以不能有所偏向的發展，導師的用心亦即在此。導師說了那麼多，無非是要讓這大乘佛法的根本穩固，讓佛法在健全的發展中住世、昌明。

五、結語

上來所述，僅就幾個重要的問題點來探討與澄清導師的淨土思想，目的在調和傳統淨土行者與導師淨土思想間的對立。其實導師提出對淨土思想的想法並非想起著所謂革命性的改變，⁵⁴導師他自己說道：

我不像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⁵⁵

這是導師內心深處最忠實的表述，本來很單純的用心，卻惹來意外的漫天風雨，有些字句或許激動些，讓人容易產生誤會，但大多數的言語是可以清楚明白導師的用心。可惜的是，這些容易讓人誤會的語辭卻常被拿來大作文章，據此而批判他人，使得對立更加無法化解，實非教界之福！藉由本文的說明，希望能多多理解導師的淨土思想，對教界的對立起一點澄清、化解的作用。

導師曾作了一首〈淨業頌〉，筆者認為這是導師表達其對淨土思想的

⁵³ 印順導師著，《淨土與禪》，p.66。

⁵⁴ 江燦騰先生在〈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一文中認為：「《淨土新論》對傳統的西方淨土信仰，並未起革命性的改變。」（江燦騰著，《20世紀臺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p.428。）

⁵⁵ 印順導師著，《遊心法海六十年》；收錄在《華雨集》第四冊，p.8。

終極信念：

心淨眾生淨，心淨國土淨，佛門無量義，一以淨為本。

戒以淨身口，定以淨塵欲，慧以淨知見，三學次第淨。

貪淨三昧水，瞋淨悲願風，癡淨般若火，性地本來淨。

無邊染業淨，一切淨行集，即此淨心行，莊嚴極樂國。⁵⁶

對於淨土，導師是有著極高的推崇，修行無非是淨化我人的身心，一切的淨行也以圓滿的極樂國土為依歸處，這說明了導師肯定阿彌陀淨土的殊勝，同時不忘一切淨土的真精神——從因地到果地的圓滿淨土行。

⁵⁶ 印順導師著，《華雨香雲》；收錄在《妙雲集》第二十三冊，p.398。

參考書目

一、原典

1. 《中阿含經》60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大正藏第1冊。
2. 《雜阿含經》50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大正藏第2冊。
3. 《十住毘婆沙論》17卷（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26冊。
4. 《龍舒增廣淨土文》12卷（宋·王日休撰）大正藏第47冊。

二、現代人著作

1. 印順法師著，《淨土與禪》收錄於《妙雲集》第十七冊，新竹，正聞，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初版；民國八十九年新版一刷。
2. 印順法師著，《華雨香雲》；收錄在《妙雲集》第二十三冊，新竹，正聞，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初版；民國八十九年新版一刷。
3. 印順法師著，〈往生淨土論講記〉——《華雨集》第一冊，台北，正聞，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初版。
4. 印順法師著，〈方便之道〉——《華雨集》第二冊，台北，正聞，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初版。
5. 印順法師著，《遊心法海六十年》；收錄在《華雨集》第四冊，台北，正聞，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初版。
6.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民國七十年五月初版；八十三年七月七版。
7. 藤吉慈海著，溫金柯譯，〈印順法師的《淨土新論》——現代中國淨土教的一個剖面〉；收錄於印順法師編，《法海微波》，台北，正聞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八十二年二月四版。
8. 楊惠南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台北，東大，民國八十年初版。
9. 江燦騰著〈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收錄於《20世紀臺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四年初版。
10. 藤田宏達著，《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東京，岩波，昭和四十五年二

月十四日第一刷發行，昭和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第二刷發行。

11. Surendranath Dasgupta 著，林煌洲譯，《印度哲學史》（1），台北，國立之編譯館，民國 85 年初版。